

百种语文

小丛书

曹先擢 主编

汉语词汇 新讲

HANYU CIHUI XINJIANG

周 荐 著

汉语
词汇

语 文 出 版 社

[http // www. ywcbs. com](http://www.ywcbs.com)

百种语文

小丛书

曹先擢 主编

汉语词汇 新讲

HANYU CIHUI XINJIANG

周 荐 著

汉语
词汇

语 文 出 版 社

[http // www. ywcbs. com](http://www.ywcb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词汇新讲/周荐著. - 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0.7

(百种语文小丛书)

ISBN 7-80126-531-9 / H·134

I. 汉… II. 周… III. 汉语-词汇-现代 IV. H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4485 号

百种语文小丛书

HANYU CIHUI XINJIANG

汉语词汇新讲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public2.east.net.cn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850 毫米×1168 毫米 1/48 2.375 印张 60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1-5,000 定价: 3.9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汉语词汇

百种语文小丛书

HANYU CIHUI XINJIANG

汉语词汇新讲

周 荐 著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百种语文小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曹先擢

副主编 苏培成 高文元

编 委 (按音序排列)

曹先擢	董 琨	高文元	顾士熙	侯精一
季恒铨	江蓝生	李建国	李守业	隆 林
吕宏伟	孟吉平	南保顺	宋绍年	苏培成
佟乐泉	王 宁	熊正辉	于根元	赵 曾

说 明

在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普及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和迫切。语言文字是信息的载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可须臾缺少的基本手段,在信息时代其发挥的作用更为巨大。语言文字知识既有传统的,也有新的。语言文字知识的普及工作有待加强。我们编辑这套《百种语文小丛书》,正是想在这方面尽绵薄之力。小丛书的篇幅较小,只有几万字。我们力求少而精,以便于读者购买和阅读。

语言文字知识的内容十分广泛,你如果看一下《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分类目录,便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们这套小丛书,不是对语言文字知识作全面系统的介绍,而是偏重于人们在学习、生活中会遇到的各种语言文字知识。

书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水平,取决于作者对相关知识了解和掌握的程度。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是高质量的。因此,在约稿的时候采取的办法是,谁对某方面问题有研究,就请谁撰写某方面的书

稿。作者素有研究,自然能够驾轻就熟,保证所介绍的知识的科学性,而有的还具有知识的前沿性。把最新的研究成果用普及的形式介绍给读者,也是本丛书编纂目的之一。这只是个总的思路,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作者在写书时,要考虑整个丛书的编写原则,写什么,怎么写,从谋篇到动笔,是一个新的创作过程。本丛书是为普及语言文字知识服务的,然而书中有些内容事属专门;有的见解为作者一家之言,与社会通常的见解有的不完全一致。我们认为这些内容,对读者广见闻是有裨益的。小丛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语文工作者,其中有的是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正是由于得到了这些作者的大力支持,小丛书才能够顺利编辑出版,奉献给社会公众。

本丛书的出版,采取成熟一批出一批的方式,一时难以完全显示学科的系统性。我们打算在出版到一定数量后,再来分类配套,如语音的、语法的、词汇的、文字的,等等。敬希读者谅解。

《百种语文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目 录

一	什么是词	(1)
二	实语素和词根,虚语素和词缀	(6)
三	单纯词的性质和类别	(10)
四	合成词的类别和结构	(21)
五	词的内容——词义	(29)
六	词的表达色彩	(35)
七	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	(39)
八	意义等同的词——同义词和 意义相反的词——反义词	(53)
九	同音词及其来源	(58)
十	同形词和异形词	(62)
十一	熟语及其类别	(78)
	主要参考文献	(93)
	后记	(100)

一 什么是词

什么是词？这是任何人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一般人对词的认识是模糊的。比如有这么一句话“香港各界都十分关心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如果要让人们来析词的话，结果也许会五花八门，有人可能会认为“香港”“各界”“都”“十分”“关心”“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是词，有人可能会认为“香港”“各界”“都”“十分”“关心”“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是词，也有人可能会认为“香港各界”“都”“十分关心”“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是词，还有人可能会有其他的看法。到底什么样的单位才算是词呢？这就牵涉到词的确定的问题。而要想使词确定下来，最简便而适切的办法，就是看词跟与词相近易混的单位的区别。

首先，词和字是不同的。中国古代语言学把字作为语言的基本单位。现代语言学产生以来，字被认为是书写的符号单位。词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作为书写的单位，字所记录的单位可以是有意义的，如“人”“天”“说”“好”，也可以是无意义的，如“玻”“硫”“啖”“琵”。从现代语言学的角

度说，“玻”“硫”等字所记录的就只是音节，（也有人径称之为“字”），“人”“天”等字所记录的才是语言单位。作为语言基本单位的词，则必须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语言的成分而不是书写的符号。由此看来，“玻”“硫”等就只是字，“人”“天”等才可能具有词的资格。

其次，词和语素是不同的。现代语言学认为，语素是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准此，举凡语言中有意义的单位，只要它是最小的，不能再行分割的，就是语素，如“睫”“黯”“牛”“笑”。在这一点上，词和语素存在着交叉，因为语言中事实上存在着不少单音词。为了把词这种单位（无论它是单音的还是复音的）与语素分别开来，人们又从运用的角度给词下定义，说它是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这样一来，词本身就具有了两重性质：一类词是最小而不能再行分割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如“走”“小”“烟”“很”，另一类词是最小而能再行分割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如“问题”“非常”“想像力”“图书馆”。通常情况下，我们把语素定位为最小的、不能再行分割的、不能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如上所举的“睫”“黯”，以与最小而不能再行分割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词（如“牛”“笑”）和最小而能再行分割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词（如“问题”“想像力”）区别开

来。

再次，词和词组是不同的。词组有两类：一类是固定词组，如“水到渠成”“黔驴技穷”“人民大会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类是自由词组，如“他的书”“好好干”“想不明白”“中国、美国和英国”。通常认为，前一类是词的固定组合体，属于语言；后一类是词的自由组合体，属于言语。但是无论哪一类词组，都是由词与词（或词与词组、词组与词组）构成的，是大于词的单位。词组都不是最小的单位，它们或者能够被随意分割、替换或增减成分，或者所表示的不是一个单纯的而是复合的概念。如属于自由词组的“他的书”，可以分割成“他”“的”“书”三个词，也可以替换成“我的书”“他的笔”之类，还可以增减成分为“他的”“他的好书”“他新买的好书”“他在书店新买的好书”“他昨天在书店新买的好书”等等。属于固定词组的“水到渠成”“人民大会堂”等，它们或者表示非字面理解的深层义，或者是若干个单纯概念的集合体。固定词组有的也与自由词组有着某些相类的性质特点，如某些固定词组也可被拆说或替换、增减成分，像“水到渠成”这个固定词组就也可以被说成“水到了，渠就能成”“水未到，渠不成”“水虽到，渠难成”等等。这并不奇怪，固定词组和自由词组一样，它们都是词组，都是由若干个词/词

组构成的，都是大于词的单位。当然，自由词组被拆说或替换、增减成分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固定词组。

由此看来，词是既不同于字、语素，也不同于固定词组和自由词组的一类语言单位。准此，上所举“香港各界都十分关心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一句话，应该包含“香港”“各界”“都”“十分”“关心”“祖国”“的”“建设”八个词和“四个现代化”一个固定词组。

词是语言中的基本单位，与词汇不同。词汇不是语言单位，而只表示语言中词语的类集。词汇所表示的是个集合体的概念，而词所表示的却是个个体的概念。

首先，从量上看，“词汇”所指的是若干个词的集合，比如我们常说的“英语词汇”“汉语词汇”，所指的都不是一个一个的个体的词；而“词”所指的一般就只是个体的词而不是词的集合，比如“这个词”“那个词”中的“词”即是。当然，汉语中也有“这些词”“许多词”的说法，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些说法当中的“词”有集合体的意义；说法中的集合体意义事实上是由“这些”“许多”这些语法手段表示的。其次，从所包含的单位的性质上看，词汇也不同于词。举凡语言中表示一个概念（单纯的或复合的）、能够自由运用、自成一体而不

被分割开来的单位，就都可归入词汇。词汇所包括的单位，除词以外，还有成语、惯用语、歇后语、专门术语等诸多类别。普通的语文词典就不止收词，也收成语、惯用语等固定词组，如《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辞源》《汉英词典》即是如此。而词当然不可能包含其本身之外的他类单位，这是不言自明的。

由上述分析可知，词汇和词是不可混同的两个概念。有些人可能习惯于说“我今天又学了五个英文词汇”“这个词汇是他这首诗的诗眼”等类的话。实际上这些说法是错误的，应该把句中的“词汇”改换作“词”才是，因为这里所表达的仅仅是个个体的概念。反之也一样。如果有哪个人说“鲁迅的杂文词很丰富”，就不如说“鲁迅的杂文词汇很丰富”更准确，因为这里所说的鲁迅杂文中所用的不但不仅仅是个别的词而且也不止是词这一种语言单位。

二 实语素和词根,虚语素和词缀

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就词的范围而言的语素,则指的是词构成的最小的单元。词内语素,因其性质、职司、功用等的不同而可以划分为两大类,这就是实语素和虚语素。所谓实语素,是指在词内部表示概念意义的语素;所谓虚语素,则是指词内部主要表示语法意义的语素。实语素可以是一个音节的,如“人民”中的“人”“民”,“车辆”中的“车”“辆”,“共和国”中的“共”“和”和“国”,“大出血”中的“大”“出”和“血”,“小本经营”中的“小”“本”“经”和“营”,“在天之灵”中的“在”“天”“之”和“灵”,也可以是两个音节的,如“本生灯”中的“本生”,“玻璃钢”中的“玻璃”,“伏特计”中的“伏特”,“蝴蝶瓦”中的“蝴蝶”,甚至可以是超过两个音节的,如“塔吉克族”中的“塔吉克”,“吉卜赛人”中的“吉卜赛”,“萨噶达娃节”中的“萨噶达娃”,“克里姆林宫”中的“克里姆林”。由两个音节构成的实语素,一部分是连绵词性的成分,一部分是外来词性的成分,由两个以上音节构成的实语素,一般都是外来词性的成分。虚语素可以是一个音节的,如“老鼠”中的“老”,“阿姨”中的“阿”,“刀子”中的“子”,“苦头”中的“头”,也可以是不止一个音节的,如“冷飕飕”中的“飕飕”,“白皑皑”

中的“皑皑”，“麻麻亮”中的“麻麻”，“溜溜转”中的“溜溜”。语素的虚实，不由构成该语素的音节的多寡体现出来，也不由该语素在词首或词末出现的位置来体现。语素之被分为实语素、虚语素，所凭靠的完全是其本身的性质——只表示概念意义的语素，谓之实语素；主要表示语法意义的语素，谓之虚语素。

实语素和实词，虚语素和虚词，并不一定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实词所由构成的语素，可以是实语素，也可以是虚语素；虚词所由构成的语素，可以是虚语素，也可以是实语素。（周荐 1995a）构成实词的实语素如“人民”中的“人”“民”，“吃水”中的“吃”“水”，“雪崩”中的“雪”“崩”，“说明”中的“说”“明”，构成实词的虚语素如“敢于”中的“于”，“蓦然”中的“然”，“老鹰”中的“老”，“阿飞”中的“阿”；构成虚词的虚语素如“为了”中的“了”，“即或”中的“或”，“倘若”中的“倘”“若”，“罢了”中的“罢”“了”，构成虚词的实语素如“但是”中的“是”，“即使”中的“使”，“假如”中的“假”，“或许”中的“许”。

在对词的结构所进行的分析中，词根是常用而重要的一个概念。所谓词根，是合成词构成的基础部分，所表示的一般是概念性的意义成分。在由两个单音节语素构成的合成词中，词根往往可与其中表示概念意义的实语素划上等号，如“钟表”中的

“钟”“表”，“海洋”中的“海”“洋”，“桌子”中的“桌”，“老虎”中的“虎”。但是词根并不就等于实语素，有时词根会是语素的集合体，在由三个或三个以上语素构成的词中就有这样的情况，如“三角形”中的“三角”，“气象台”中的“气象”，“北回归线”中的“回归线”，“无后坐力炮”中的“无后坐力”（当然，“形”“台”“北”“炮”也都是词根）。由语素集合体构成的词根，其所由构成的语素未必就都是实语素，实语素和虚语素组成的集合体也一样可以充作词根，如“老虎凳”中的“老虎”，“阿飞头”中的“阿飞”，“桌子腿”中的“桌子”，“石头子”中的“石头”。（周荐 1998b）

与词根关系密切的是根词。所谓根词，是语言中历史最为悠久而且常常能够再在一些词中充作构词成分以构造新词的词。词根和根词有时会有重合的情形，这情形多发生在由两个语素构成的合成词中。由两个语素构成的合成词，其中的某个表示概念意义的实语素——词根可以独立出来使用，在此种情形下，已独立出来使用的那个原来的合成词中的词根就不再是词根，而成了根词，如“人民”中的“人”，“睫毛”中的“毛”，“裨将”中的“将”，“妇女”中的“女”。而原来的合成词中的词根有的却不能独立出来使用，也就不能成为根词，仍只是合成词中的构词成分——词根，如上列词中的“民”“睫”“裨”“妇”。须要指出的是，根词未必都是单音节的词，汉语中的